

Legal Prote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s

Xing Xue^{1a}

¹the Law School, The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China

^a 1774341245@qq.com

ABSTRACT

As a new form of busines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s have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field. However, due to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s, their nature is confused. In theory, the technical and property aspects of AI creations do not correspond to copyrightable content. In practice, it is not feasible to draw up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orks as professional works, commissioned works or bring them into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system by using the theory of neighboring rights, therefore cannot regard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 as the work to carry on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Its attribute might as well return to the basic research object of law to analyze the legal relationship. In different legal relation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protected interes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s, regards them as special property, carries on the compulsory registration, the time limit protection and so on.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s, technology, property, legal protection

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法律保护

邢雪^{1a}

¹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 桂林, 广西, 中国

^a 1774341245@qq.com

摘要

人工智能创作物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囿于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认知差异,导致其定性混乱。理论上,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技术性和财产性不符合版权性的内容。实践中,将人工智能创作物拟制为职务作品、委托作品或运用邻接权理论将其纳入著作权保护体系也不具有可行性,所以不能将人工智能创作物视为作品进行版权保护。认定其属性不妨回归到法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法律关系进行分析。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窥探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保护利益,将其视为特殊财产,进行强制登记、限期保护等。

关键词: 人工智能创作物 技术性 财产性 法律保护

1. 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认知差异

“技术的发展是版权扩张的直接原因”¹。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已在各个领域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生态格局,并深入渗透人们的生活。对于近年来出现的人工智能创作物,有学者应用法律解释、比较分析的方法,将其拟制为职务作品、委托作品;亦有学者运用邻接权的理论来论证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版权性。人工智能的出现对现有的版权保护制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笔者也曾想运用现有的法学理论弥合实践中人工智能创作物可版权性的漏洞。然而,人工智能创作物相较于人类作品具有鲜明的技术性和财产性的特

征,这也是以往学者对人工智能创作物审视的认知差异,应当从这两方面入手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属性进行判断。

2. 三种法律拟制保护路径的反思

当一种新兴技术出现时,为了法律秩序的安稳有序,法学者往往会试图将其纳入已有的法律框架内进行规制,人工智能在著作权领域内的应用更是如此。面对人工智能创作物对现有著作权法律保护体系的冲击,法学者首先想到的是走解释论的路径,通过法律解释、比较分析的方法,将人工智能创作物拟制为职务作品、委托作品或者运用邻接权的理论纳入已有

的法律框架内。但是,人工智能创作物能否适用现有的著作权的法律保护路径,适用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不能适用又将构建怎样的保护路径呢?下面,笔者进行分析。

(1) 职务作品

部分学者将人工智能创作物视为职务作品进行版权保护。张子浩在《人工智能出版物版权保护:争议、困境与构想》一文中认为:“由于人工智能不属于自然人,不能认定为人工智能出版物的权利主体,笔者认为,可依据现行《著作权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将其视为特殊职务作品,其权利主体则认定为人工智能技术所属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²金春阳、邢贺通在《人工智能出版物版权归属及侵权归责原则研究》一文中提出:“在中国,《著作权法》中“职务作品”制度下的“特殊职务作品”制度与“雇佣作品”制度比较接近,且与上述人工智能创作物过程中各方参与的情况比较贴合,貌似可以直接适用。”³然而,根据《著作权法》第十八条⁴的规定,职务作品特指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意志进行创作,将人工智能创作物拟制为特殊职务作品则只能在此种情境下适用,适用范围及其狭窄;其次,将人工智能创作物视为职务作品,意味着赋予人工智能虚拟的法律人格,这种法律人格很难具有合法性,且难以承担法律责任。

(2) 委托作品

部分学者将人工智能创作物视为委托作品进行版权保护。金春阳、邢贺通在《人工智能出版物版权归属及侵权归责原则研究》一文中认为:“在市场化阶段,虽然仍然是由开发商组织主持人工智能的创作过程,但是作品并不是基于开发商的意志创作的,而是基于消费者的意志,因此开发商不能适用“法人作品”制度,取得出版物的版权,在该阶段可适用“委托作品”制度。”⁵徐小奔在《论算法创作物的可版权性与著作权归属》中提出:“委托作品:算法创作物著作权权属模式的合理选择。”⁶委托作品与职务作品具有相似点,两者都有将人工智能虚拟为法律人格。委托作品将消费者视为委托人,人工智能虚拟为受托人,人工智能根据消费者的意志进行创作。然而,委托作品同样面临着虚拟法律人格合法性与责任承担的问题。

(3) 邻接权

部分学者将人工智能创作物运用邻接权的理论进行版权保护。崔汪卫在《人工智能出版图书的法律障碍与立法规制》一文中认为:“人工智能出版图书可以诉诸于邻接权保护,在我国,录音录像、广播电视节目信号等都受到版权法有关邻接权规定的保护,人工智能出版图书也可以诉诸邻接权来实现对其保护。”⁷匡俊在《论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法保护》一文中提出:“在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法保护路

径选择上,必须既要考虑人工智能创作的特殊性,又要防止因此对人类创作产生不利影响,而邻接权为此提供了最佳的制度安排。”⁸人工智能创作物的邻接权理论是指人工智能本身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的版权保护,人工智能创作物则视为人工智能的演绎作品,也同样受到著作权保护。论证邻接权理论适用的关键在于人工智能创作物能否作为人工智能的演绎作品?人工智能的创作物是在人工智能作品本身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吗?显然,并不是,人工智能本身所具有的版权内容是人工智能运作的程序,包括基本的行动、语言和思想模拟。而人工智能创作物并不是基于人工智能版权内容进行二次创作,它是对于输入的大数据素材的二次创作。综上,人工智能创作物并不符合邻接权理论。

3. 三种基本法律关系

通过分析学界提出的三种法律拟制保护路径可以得出:人工智能创作物不具有著作权法保护的可行性。人工智能创作物既不符合可版权性的内容,又不具有著作权法保护的可行性,那么应该如何定性,又如何进行行为规制和权利保护呢?人工智能创作物关涉人类作者的利益,受到行政机关的规制,还涉及到市场的需求。分析以上问题不妨回归到法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法律关系进行分析。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窥探其本质属性,进而预见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1) 人工智能与人类作者的法律关系

随着人工智能在图书创作领域的应用,其凭借着较强的学习、认知、创造能力与传统的人类作者形成了竞争关系。一旦人工智能创作物被认定为作品,进行版权保护,那么毫无疑问人类的智力成果将面临着被碾压的风险。届时,人工智能创作物将会以极快的速度占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而且仅存的人类智能作品将会难以识别。那么,人类智能作品是可替代的吗?众所周知,人类的智能作品因凝聚着人类作者的智慧汗水、独特思想和情感阅历而具有价值,而人工智能的创作是源于大数据的筛选和应用,不具有情感性,难以取代人类作品的创作。所以,不论是否将人工智能创作物视为作品,多数学者提出都应当将人工智能创作物和人类作品进行分类保护且适用不同的认定标准,避免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挤压,保护人类作品的市场份额。

(2) 人工智能与行政机关的法律关系

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新兴技术,发展的前景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我国在2017年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连续3年将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及相关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了落实人工智能的国家战略,已经把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立法项目列入最新的五年规划,要以问题导向,并在深化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

发展创造有利的法治环境。⁹那么,行政机关在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对其行为进行规制,保障在合法的前提下对社会的进步发挥积极作用,避免技术的双刃剑带来的弊端;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市场的需求,激励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各个国家都在充分挖掘数据红利使其造福人民,国家政策的正确指引至关重要。

(3) 人工智能与市场的法律关系

人工智能与市场主体是供需关系,文化需求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内核。社会主义文化百花齐放,人民身心愉悦。人工智能的出现丰富了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创作方式。但因人工智能创作物来自于大数据的随机筛选,所以并非全是精华,人工智能出版物中有大量独创性较差的作品,如微软“小冰”共创造了7万余首现代诗,有139首收录进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比例仅有0.2%。¹⁰如何让人工智能创作物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是人工智能创作物利用的关键。既然,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质量参差不齐,那么就需要设置其进入市场的门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避免市场中充斥大量人工智能创作物,加大读者的筛选成本,导致实际的利用率降低。

综上,在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法律关系中,并不会考虑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人身属性,更多考虑的是人工智能创作物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这也正是人工智能创作物不同于传统作品之处。所以,并不能将人工智能创作物与人类智能作品等同视之。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属性莫衷一是。北京菲尔律师事务所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案¹¹和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诉上海赢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案¹²,对于人工智能作品的认定截然相反。本文并没有直接论证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属性,而是一一审视现有的学说观点,进行驳斥,然后从法律关系中找到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保护利益,将其视为特殊的财产利益,进而规划新的保护路径。

4. 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法律保护进路

(1) 分类保护、界定属性

对人工智能创作物进行保护的前提是厘清受保护的范 围,对于不同的创作物进行分类保护。首先,凡是有人参与操作的人工智能创作物都将视为人类的作品。因为人的操作会使得人工智能在创作的过程中自主筛选和输出受阻,而过多加入人的意识情感,以人的自主选择作为主导,这时的人工智能仅仅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但此种作品并不是本文讨论的客体;其次,由人工智能自主、独立创作的生成物作为特殊的财产予以保护。因为人工智能创作物不符合版权性的内容,也不具有版权保护的可行性,所以只能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另寻出路,或者创建新的法律,

但是后者的可行性很低。因为法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社会是形形色色、日新月异的,两者具有天然的张力,法律不能朝令夕改,所以当出现新的社会现象,通常先考虑解释论的路径,纳入已有的法律框架,保持法律的稳定性。根据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技术性和财产性的双重属性,可以先将其纳入财产权的保护范围。此外,因专利对于独创性要求较高,所以暂不考虑此条保护路径。

(2) 强制登记、明确标注

强制登记一方面可以对人工智能创作物进行筛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达到登记条件才受到法律保护,保证人工智能创作物进入市场的质量,把低质量、独创性偏低的生成物挡在门槛外。另一方面,强制登记并明确标注可以保障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充分使用,尤其是二次创作,可以便捷找到来源并进行沟通;最后,不得不说的是强制登记、明确标注是对作品和著作权人的尊重,因人工智能创作物与传统的作品在外观上具有极强的易混淆性,如果不进行特殊标注,可能会对作品的价值造成损害。

(3) 有期限的财产性保护

法律保护不仅要明确范围,也要明确期限。根据《伯尔尼公约》的第7条的规定,对作品的财产权保护为有时限的保护,一般为作者有生之年及死后五十年。由于著作人身权注重人身性和人格权,所以与著作财产权的性质不同,各国著作权法和国际公约对著作人身权的保护期限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对于注重保护作者人身权的国家来说,一般为无期限保护,而对于人身权与财产权等同视之的国家来说,为有期限保护或者是与财产权的保护期限相同。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限是不同的,著作人身权的保护期限更长。根据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不受限制。即这三项权利永久受法律保护。作者的发表权由于与作者行使著作财产权密切联系,著作权法作了另行规定。根据著作权法第23条规定,发表权的保护期与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的保护期相同,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的50年。换言之,对于著作人身权为永久保护,而著作财产权是有期限的保护。因人工智能创作物被视为财产权,可以类比著作财产权,其保护期限也应当进行规定,但是因不属于作品,所以保护期限不宜过长,有学者提出可规定为20年¹³。

5. 结论

人工智能是把双刃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风险。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产生是在高度智能化的背景下,由人工智能自主创作,不包括现存的半智能机器辅助创作。人工智能创作物不符合可版权性的内容,也无法纳入现有的版权保护路径,所以不宜将其认定

为作品进行版权保护。本文认为可将人工智能创作物认定为财产进行有期限的保护, 强制登记、明确标注。

项目基金

本文为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 YCSW202226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REFERENCES

- [1] Feng Xq. (2006)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Theory*.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36.
- [2] Zhang Zh. (2022)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ublications: disputes, dilemmas and ideas. Published in China, 01:48-50.
- [3] Jin Cy, Xing Ht. (2021) research on copyright attribution and tort liability princip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ublications.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Research*, 09:73-81.
- [4] article 18 of the copyright law: "a work created by a natural person for the purpose of accomplishing the work of a legal person or an organization without legal personality is a work of office."
- [5] Jin Cy, Xing Ht. (2021) research on copyright attribution and tort liability princip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ublications.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Research*, 09:73-81.
- [6] Xu Xb. (2021) on the copyability of algorithmic creations and the attribution of copyright. *Eastern jurisprudence*, 03:41-55.
- [7] Cun Ww. (2018) the legal obstacles and legislative regul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ublishing books. *Library*, 12:28-33.
- [8] Kuang j. (2020) on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orks. Published in China, 18:63-67.
- [9] Kuang j. (2020) on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orks. Published in China, 18:63-67.
- [10] Wang Zg. (2018) on the copyright logic of AI Publishing. *Mod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40(08): 15-19 + 48.
- [11] Beijing Internet Court Civil Judgment (2018) Beijing 0491 early Republic 239
- [12] civil judgment of Nanshan District People's Court,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2019) No. 14010, Guangdong 0305
- [13] Zeng Bl. (2020) Man of purpose: weak prote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s. *Modern Publishing*, 04:56-64